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裔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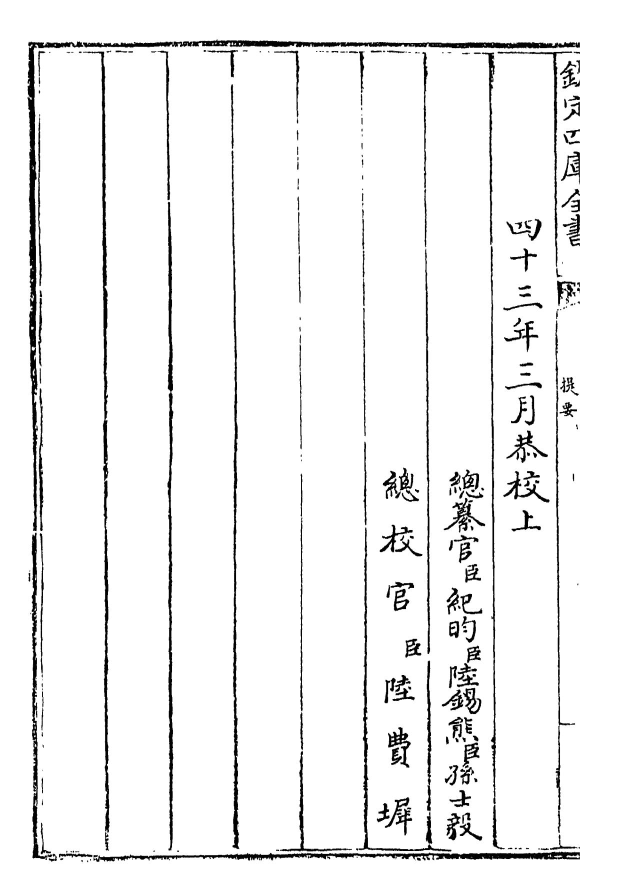
雪坡文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按雪坡文集五十卷宋姚勉撰勉字述之一字成一高安人寶祐元年以詞賦擢進士第一除校書郎兼太子舍人等廷對萬言策第一除校書郎兼太子舍人宋史無傳是集藝文志亦失載此本為其從子龍起所編凡奏對殘策七卷講義二卷賦

一卷詩十一卷雜文二十九卷勉受業於樂雷發詩法頗有淵源雖微涉粗豪然落落有氣文亦婉雅可觀無宋末語錄之俚語外間傳本頗稀訛缺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各為校補其永樂大典不及載者則仍其舊集首有文及翁序稱其磊落有奇節官僅校黄本書備青宫家又有方逢辰序亦稱為瑞之奇士觀其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對諸篇論時

政之謬辨宰相之姦皆侃侃不阿惟二十二卷載賀丞相賈秋壑一啟題下注庚申五月十六日考宋史理宗開慶元年十二月賈似道奏鄂州圍解景定元年正月詔獎賈似道功四月詔赴闕庚申即景定元年啟蓋作于是時與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兩手殊為白璧微瑕然啟末多進規之語猶曲終奏雅之意固視劉克莊之諛頌求榮差有間矣乾隆



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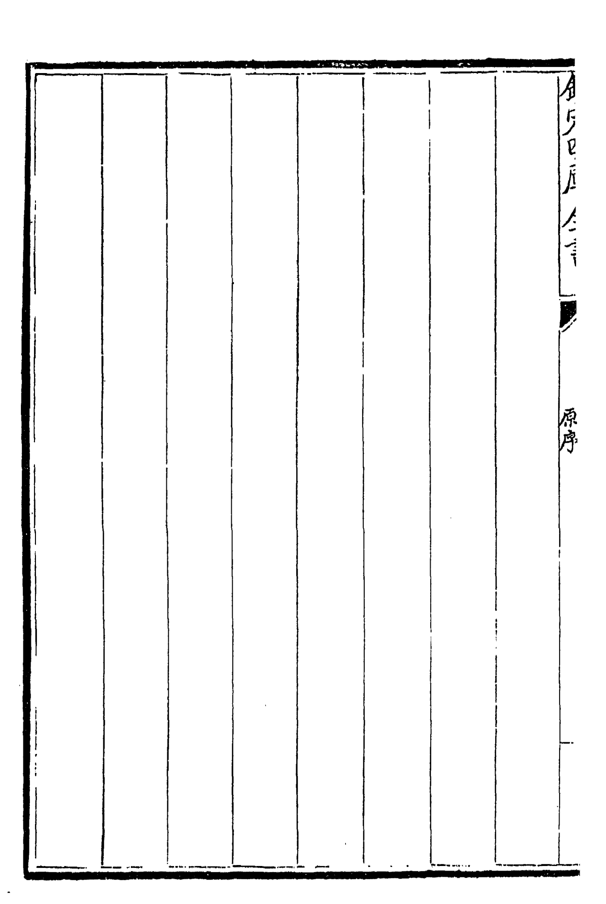
寶祐元年歲在癸丑上臨軒賜進士第予與姚成一適相後先聯鑣入期集所一見傾蓋懽若生平握手論心知其慷慨有大志越明年予遊清江碧嶂間距瑞陽三舍竹輿山行入境問俗知其倜儻有義氣爾後渭北江東末由再晤四方傳誦累疏囊封憤世嫉邪排奸指佞又知磊磊落落有奇節夫以成一之志與氣節奮乎百世上下而官僅校黄本書備青宫案年僅四十有六遽

修文白玉樓騎鯨白雲鄉去豈不可悲也夫不幸之幸成一有從子龍起得陛天子之學有一子元夫已受天子之命振家聲而接文脉不在玆乎龍起彙編成一文藁五十卷予讀之悲不自勝烏乎此持成一之文而已其志與氣節固自有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止者答龍川陳同父亦癸丑倫魁也嘗伏闕三上書孝廟覽之驚異俾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晚得一第未及大用而歿又嘗自作長短句四卷酒酣浩歌一章輒自歎曰平

生經濟之懐畧已陳矣抑亦可悲也夫時東萊吕成公
遷居金華同父數造焉成公深期之曰未可以為世不
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予予於成公何能為役而所以
深期成一與成公同撫遺編而欷歔悼吾黨之零落敢
以期成一者期其子若姪景定五年夏六月甲子古涪
文及翁序
姚成一瑞之奇氣也未可專以文章論也予癸丑夏自
吳幙入館時成一初第見其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每與友朋相語必曰姚成一之文章不易及也越數年相會於館中見其持身之介立論之壯負氣之英且屢挫而不衰又知成一之所以為成一者同館之士其知成一者莫如予而知予者亦莫如成一也未幾咸以罪去越三年予起家承乏於瑞則成一已下世矣其族子龍起刋其平生所為文屬予序予曰成一之操守議論氣槩欲為天下國家興事立業者也豈文章而已乎天奪之早而僅以文章傳後惜也景定癸亥秋八月四日

蛟峰方逢辰序



雪坡集卷一

宋　姚勉　撰

封事

丙辰封事

十二月吉日承事郎新除秘書省正字臣姚勉百拜獻

書皇帝陛下臣江西一寒學未聞道癸丑奉對大廷有

司第臣策在第四陛下念其愚直親擢以冠羣才受恩

西歸福過災至未及一月即遭外艱得禄既不逮親從
吉未忍問仕陛下曲賜憐念以趙汝愚故事起之疚棘
之餘顧臣何人蒙此異眷不由五刺之薦而即登於通
秩未有一日之考而遽玷於中除恩大難勝感極繼泣
雖再親養合報主知不忍固辭願移忠事祗承召命已
至半途將咫尺於天顏忽驟嬰於寒疾欲進不可有懷
莫伸臣伏見前朝蘇洵奉詔試舍人院辭不拜命輒陳
奏篇今也微臣敢援為例僭以書獻惟陛下試垂聽焉

夫陛下之所以召臣者豈欲榮臣以美官哉葢念其前日之能直言時事故進之耳有君如此何忍負之陛下既親奬於其先則是既信而可諫矣不得以未信為謗自謗也臣前此獻策於陛下有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奬直言以作天下之氣臣之所謂立中道也者葢欲消去朋黨所謂奬直言也者葢欲廣通下情言雖若迂事則甚切臣今所見無異於前臣觀陛下聖度如天明見如日忠厚如仁祖英果如孝皇信用忠賢容受切直

愜張士氣長育人材護如圭璧愛如桐梓正人暫去而即召言者雖忤而必容四方稱仁萬世誦聖雖盛美殆難縷述此二事實最可稱如端平之甲午改元淳祐之乙巳壬子陛下此時之用人聽言青史書之葢無窮之令聞也雖然臣願陛下兢兢業業保持初意而已驚心邇日駭耳異聞不知彼何人斯乃爾上誤陛下臣知陛下之本心不爾葢必有簧鼓聖聽者也臣初離瑞陽忽傳時報乃有立石三學之事臣固已駭之矣猶恐實有

蹈非彛典而累敎育者啓行數日漸至臨川則聞兩御史之章大斥三學舍之士不知所謂益重厥疑至於近時號為敢言之臣亦皆相繼而廢罷臣於是益駭焉臣至上饒得覿邸報則臣蔡抗又已去國臣之駭者至是愈甚矣夫斥逐學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京檜侂遠之時所為耳今日聖君賢相詎宜有此哉以學校未離韋布之人在平日豈無市井之過然而外議初不謂然但知為前日上書之人故令致臺諫復仇之禍其間

雖有一二士不與上書姓名皆謂朝廷借此以葢非不知蹤跡欲掩而愈露況不與前日上書之士亦是攻乙夘去相之人斥士者縱不以此而加誅得罪者豈不藉此以自解此聲一出天下謂何必謂朝廷今諱人言自此誰敢獻其狂直言路一塞所繫不輕儻使國有大姦將恐無復言者敗亡軌轍前古所同敢於沮抑人言是豈為國忠計夫帝王大德在於納諫朝有直言謂之國華陛下聖明豈不知此三十三年容受人言之盛德忍於

一旦斲喪之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陛下欲進用私人恐言者藉藉先斥士以塞來者乎又豈不使天下妄議蒙進用者援引其同列以排去與己為仇者乎朝廷之上縱無是心天下之人不能無是議也此蘇軾所謂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募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也臣觀陛下今日之所進用者其眷未必如前日之嵩之也亦未必如前日之與篡晦也然三學之攻嵩之篡晦則陛下不怒不斥何獨於今此而遽怒之斥之邪天

下於此疑矣非所以視方來也夫敢諫有鼓進善有旌書愆有板設於朝市古先聖王之欲以來諫也古先聖王本無可諫之事猶不能無求諫之心陛下本有好諫之心何遽設為拒諫之具三學之立石臣恐諫鼓謗木不如是也漢文帝止輦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夫言之真不可用者容之可也而何必拒之哉方文帝有獄繫周勃之愆賈誼進刑不上大夫之說自後文帝體貌大臣以弄臣輒嫚戲於朝廷在丞相

亦得伸其國法文帝之用誼言如此又何嘗聞有誅斥賈誼之事哉漢文帝三代以下之賢君猶能若此陛下姿兼五帝道邁三王又豈可出文帝下乎臣知陛下之決不然也昔章厚蔡京之徒上誤祖宗立姦黨碑於内殿賢如司馬光乃以為姦黨之首一時小人自謂可以欺天下也而石工安民乞不刋其姓字恐併譏於後世今之學官奉承此事不聞諫止寧不有靦面目於石工乎立石之餘繼以斥士此殆角公論以求勝挫善類以

取快者矣甚非盛世事也夫易進難退者世謂之小人難進易退者世謂之君子儻有一毫貪榮固位之意豈逃鄙夫患得患失之譏陛下今所進用之人使其真有德之可尊有才之可用人望所與官職何辭遲之歲年試用未晚何必驟擢之臺察驟長之諫坡又驟躋之政府哉使其本無驅逐前相之心能納藎言為法受惡或有丐祠求去之請豈非高尚退潔之風心事靡他人言奚卹何必無一語以及去不幾時而受遷哉是為臣者不

以難進之君子自處而以易進者自處為君者不以難進之君子處之而以易進者處之矣臣恐陛下君臣未必甘受此名也驟加進用欲以勝公論寧不適以滋公論乎夫公論者當使之在上不當使之在下也不幸公論逸而在下在上者當有陰消潛弭之以使之平不當壅遏抑絶之使至於激也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朱熹釋之曰天下有道則自然不議非箝其口使之不議然則箝之者豈非所以激之歟東漢末年之黨錮皆

激致之耳激而致此豈天下國家之福又豈忠臣志士所願哉邇者臣蔡抗去國之由與臣夢炎臣逢辰之罷臣雖未知其故傳之道路不知信否皆謂臣抗因救三學之士其說不用而行至於臣夢炎臣逢辰之寢命去官則謂朝廷恐其有言先事逐去臣逢辰則是去年上疏排近倖之士臣夢炎則是前日越次求對欲言時事之人果若人言尤是不可臣不知今日何為而如此得非疑其為朋乎昔唐玄宗時劉晏以神童為正字玄宗

問之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譏當時有朋黨之小人也晏之在唐後來乃鞭策聚斂之人未為知道但其當時所對則亦可謂至言臣今蒙陛下除官適是此職敢借劉晏朋字未正之說願陛下有正朋可乎本朝歐陽修在仁祖時嘗作朋黨論有曰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蓋謂小人之偽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無也以利為朋者小人也以道為朋者君子也君子公於為國故志同道合不

能不皆出於愛君小人私於為身故朋姦結黨不能不皆出於竊位君子小人之判葢如此君子小人之分朋其初若未見損益但君子之朋與治為朋小人之朋與亂為朋其究極則天壤遼絶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安危存亡耳知人固堯舜所難然察其用心則君子小人亦不難辨陛下天資睿哲閱歷精深致知既明於此葢昭然黒白中庸知仁勇之三德陛下之所素講貫而體驗者謹毋使天下謂陛下知足以周物而仁反至於惠姦

勇反至於斥賢也仁勇失其所施則是知亦為未盡矣
陛下毋疑在朝諸臣之分朋植黨毋謂在朝諸臣之背
公狥私但當審而察之孰邪孰正其朋於為國乎抑朋
於為身乎其朋於愛君乎抑朋於竊位乎其朋於盡忠
竭節乎抑朋於狥貨殖利乎左右其有譽阿大夫而為
朋者乎嬖臣其有進商鞅而為朋者乎執政其有與臺
諫而為朋者乎臺臣其有與諫官而為朋者乎外戚其
有與宦寺而為朋者乎無之則善矣如有之則必不逃

陛下之明鑒也乙卯去相不能知子瞻道濁汚人孰肯與之為黨今年去相致君無術功烈甚卑人孰肯與之為黨至於乙巳壬子之善類甲辰庚戌之魁彥則天下所謂忠賢不得謂之為黨也指其黨於陛下之前者恐未足以為黨而陰相黨於陛下之前者陛下不可不察其為黨也君子無罪可名無過可指小人欲激人主之怒不過以黨之一字目之則必犯人主之所惡耳至於所斥逐之黨則大抵皆君子也以黨為名空國君子小

人異世同術莫不皆然黨錮空而漢危清流空而唐禍
元祐姦黨空而宣靖之變作小人至此亦非其福矣豈
獨君子哉事久論定君子小人之名萬世之下昭若揭
日在黨錮者人謂之君子殺黨錮者得謂之君子乎與
清流者人謂之君子投清流者得謂之君子乎列姦黨
碑者至今謂之君子立姦黨碑者得謂之君子乎小人
亦何利於此哉故朋黨之名在今日朝廷之上決不宜
有有立黨之說以告陛下者即黨之尤者也惟陛下察

之臣願陛下精别真偽之朋廣開衆正之路已斥之士終與叙還已去之賢旋加收召端平之善類今皆凋落所存者不過一二賢老乙巳壬子之善類今散在四方者幸尚有十餘人至於新進鯁亮之流亦且不下十數皆宜引以自近寘彼周行雖有嬰鱗逆耳之言當廣乾坤容納之量直士聚則嘉言日進公道開則治勢日張天下未有求治而不用賢而不聽言者也昔仁祖皇帝慶歴之際登用諸賢不一二言皆為小人以朋黨傾去

亦嘗執政而用夏竦亦嘗宰相而用執中然而小人暫
親即踈君子暫散而即聚迄至嘉祐一皆正人躋時太
平功在社稷天下皆謂陛下深似仁祖陛下可不繼仁
祖所為乎國家自宣靖以來無復人才至紹興初年方
得涵養成就未幾又壞於秦檜至孝宗皇帝又加之涵
養成就是故乾道淳熙之盛無減慶歷嘉祐之時先皇
之初年人才皆孝宗皇帝之所涵養成就者也一壞於
侂胄再壞於彌遠士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之節人

知有諂諛而不知忠直之風夫今天下之士所以正論昌言濱死不悔屢仆屢起曾不挫折一蹟一奮曾不畏縮者乃陛下三十三年之所涵養成就耳以三十三年之極力涵養成就者一旦斲喪之可乎不特此也祖宗三百餘年之所涵養成就者而一旦斲喪之可乎此臣所為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也故敢妄發其狂言願陛下保持其初意使朝廷常有賢士陛下長為聖君臣雖養痾山林食荼如薺不然臣之來也不過一留夢炎一

方逢辰不罷則斥耳臣妄援蘇洵蹦上封事罪在不赦但臣筮仕之始於朝臣未有素交至如三學諸生亦皆懵不相識初無附下罔上之意皆出愛君憂國之忱知則當言言則當盡至於出位實不自知席藁私室以待鈇鉞臣雖受誅亦願陛下用人聽言保持初意而已惟陛下留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雪坡集卷一

雪坡集卷二

宋 姚勉 撰

封事

庚申封事 二月四日供正字職翌日奏

二月吉日承事郎秘書省正字臣姚㮣謹沐齋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天下未嘗有難為之事人主不可無肯為之臣以肯為之臣輔有為之主天下事

難者易矣易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夫屯者難也不曰君子以畏避而曰君子以經綸豈非世雖屯難正可經綸之日乎有經綸則屯者亨矣但患無經綸耳方今天下之事勢有可惜者一有可憂者三而幸有可為者四可為者即所謂經綸也臣請疏言之姦相丁大全欺蔽聰明壅塞言路敢於言者必加之竄以不得其言而去者又重之以誅陛下踐祚三十餘年何嘗有此大全葢欲以此箝天下之口而恣已之私也臣於彼時知

有今日久矣是以丙辰祗召已至中道不願與之立朝
疏陳其姦亟歸俟罪自時厥後大全朋姦罔上日甚一
日凡天下之所謂忠臣良士必皆污之以數百萬極重
之贓而壞其數十年自修之節用其腹心十數輩布滿
諸路行一切不卹之政白科彊抑什取六七謂之和糴
以失盡陛下之仁心妄以富國强兵自詭特不過竭天
下之膏血以奉陛下目前之欲耳此即蔡京豐亨豫大
之說王黼應奉享上之舉也富國者如此彊兵者又安

在哉夫已未之敵戊午之讎之應也昧者猶曰幸有戊午之重讎猶可以給已未之禦敵殊不知若無戊午之讎則決無已未之敵矣陛下知漁舟渡敵之罪起於衮玠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使陛下去年大悔悟大更革之時厥既登庸左右賢相亟去大全及其黨與投之四裔則天下大悦衆憤盡紓百將一心三軍同力敵即退伏消弭矣姦臣誤陛下之罪甚大陛下責姦臣之罰甚輕此固陛下之仁厚也然天下謂陛下尚有眷顧

大全之心他日必念其能生財不念其幾誤國必至復用重害吾民是以怨尚鬱而未紓憤暫解而復結加以奪官之命越數月而後下求言之詔亦越數月而後頒古人所謂改紀其政者當一反前之所為而乃癰疽之根猶伏胷腹瞑眩之劑未徹膏肓使天下有悔過不盡之歎夫前日悔過之不盡則今日禦敵之不盡也且可為而不勇為今雖欲為之亦緩下之劑矣此臣所謂可惜者一也去年秋敵在鄂渚耳未至興壽也冬則南在

湖湘北至興壽耳未至江西也今則在江西矣臣所居之郡瑞陽所鄰之郡清江今聞皆已殘破矣隆興之邑凡八如分寧如武寧如奉新在章江之外者今皆蹂躪矣如豐城如進賢在章江之内者今皆奔潰矣是八邑而失其五也支體已翦腹心能自固乎萬一敵用避實擊虛之謀捨隆興而不攻或自南康而渡或自豐城而渡或自清江而渡或自章江之源而渡越西江一步所在州郡不過如興如壽如瑞如清江耳陛下何以限隔

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金本無謀皆中國為姦相
患苦之士民為之鄉導旣犯鄂渚又出廣右蓋用巫臣
疲於奔命之謀伍員多方以誤之之計萬一牽制重閫
以一兵徑渡下流而來以一兵倏自海道而至陛下又
何以待之哉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敵之初破蜀也一
歲一鈔掠之害其耕奪其聚殺其民人使不得供其軍
賦謂之涸水取魚之法纔掠即去雖去不歸以一帥蟠
伏興元以為歲大入之計不數載而全蜀陷今興壽二

州閒已為金所有矣萬一如烏珠欲築建康避暑俟秋復動之計留患腹心何有窮已此臣所謂可憂者三也雖然豈可徒憂之而已哉高宗皇帝六飛南渡之初國勢未定烏珠亦嘗驚犯江浙當時事勢可謂阽危迨其次年大作措置則曰今冬丶敵來似有可勝之理又曰雖以檄呼金渡江亦不敢來矣然則金之渡江不足慮也但使之不敢再渡可也陛下君臣儻能以高宗皇帝之時猶可有為為心則臣所謂可為之四策皆可行矣何

謂可為者四一曰築城壁以衛州郡二曰教民兵以護鄉里三曰分責任以全境土四曰一體統以集事功敵長於野掠短於攻城鄂渚有城則不能攻長沙有城則不能拔豫章有城則不能近衡全永以無城而破興國壽昌以無城而破瑞陽清江又以無城而破城之有無利害可覩也去年冬臣在瑞陽嘗勸守臣築城乃取橋梁寺觀塔廟之石以助之量功命日用為丈獵城沂之法則三旬而可濟守臣雖是其說竟為幕僚沮撓而止

不過曰恐費州縣之財粟也今財粟果安在哉孰若以一州之財粟衛一州之生靈乎縱乞朝廷一二年上供綱解而為之朝廷亦必不計也不愈於為敵所蕩則亦無所謂上供乎今天下之無城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寧忍不念其民哉臣所謂築城壁以衛州郡者此也鄂渚官軍之外有義士壯丁數萬人長沙官軍之外有鄉隅丁夫數萬人皆能相助戰守民兵之於鄉井用力尤至也敵之所以彊者空國而皆兵使吾州縣皆有民兵以

敵之彼亦安能遽犯勝敵之策莫良於此朝廷去年亦甞許州縣結民兵築山寨矣不知後來何為而遽罷農隙講事寓兵於耕畚亦近古也主佃相養貧富相資可以弭姦可以敎睦亦不費官也若畏其為盜賊畏其相讐殺則但當區處之得其道勸率之得其人耳督之以才且賢之里宰總之以才且賢之時官不肖而不為鄉里所服者不使也天下安有才且賢之里宰時官而肯為盜賊肯相讐殺者哉敵至而民殘敵去而民盜有民

兵而如是乎無民兵而如是乎軍新招則不能精軍既多則患無養固不若民兵之不費也但不必盡取保伍以為民兵保伍者止為姦盜之防民兵者當擇強壯而教教之以洞貫之弩教之以拒馬之鎗教之以陷陣之斧斷無調遣止衛其鄉利而誘之激以厚賞民必樂從矣去年臣在瑞陽守臣嘗遵朝旨委臣以教閱民兵之事略有緒矣但未幾而報罷罷一月而遂遭哨騎之苦守臣得百十民兵走一小山寨方能免禍民兵山寨不

可謂無用也使盡如臣言鄉鄉皆兵處處皆寨豈至是哉臣之州痛矣無可言矣今天下無民兵者不獨瑞陽也陛下可不念其民哉臣所謂教民兵以護鄉里者此也廣右湖南江西州郡今固殘破矣可殘破而已乎殘破方新修復亦易但一人而為之則難衆力而圖之則易耳且以江西言之閫之在九江者宜命之修復興國壽昌兩軍閫之在隆興在清江者宜命之修復瑞陽清江兩郡及分寧奉新諸縣官許辟置財許移用則修復

之事可次第舉矣修復既畢然後命四監司各取所近之州郡分而掌之責其守禦責其應援失地則加之罪卻敵則重之賞但是分任防扞之責至於本司職事如刑獄如茶鹽則仍前日之職而掌之宣閫大臣則加總其權於上不立唐人藩鎮之名隂合中興鎮撫之使祖宗之法不必變而列郡皆蒙其利矣廣右湖南諸郡推此意而行之江東福建兩浙亦用此意而預防之責有所歸力皆願效臣所謂分責任以全境土者此也責任

雖分意嚮當一要皆為國不必爭功高宗皇帝初在臨安嘗有聖製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此詩也葢高宗皇帝中興之規模也越之謀吳臣種治内臣蠡治外高宗聖心葢有見於此其後用趙鼎張浚為左右相遂用此法鼎居中秉政進退人才浚江上視師專任邊事表裡相應舉天下而運之掌矣使三十六年之間皆此規模中原即日可復獨惜吕祉之間一萌兄弟之好遂失而秦檜乘之矣今二相

同心濟謀萬無不和之失更顧堅疑意向事事一體人人一心運掉四方身使臂而臂使指所在諸閫亦宜同體國事共濟時艱謹毋曰吾皆執政也吾皆大臣也勢敵權均胡可相使如此則天下之事誰其為之哉臣所謂一體統以集事功者此也此四者皆可為之事也即屯時之所謂經綸也世之無事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今日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也仁宗朝言者論呂夷簡曰大富貴呂夷簡享之大憂患留

與陛下臣今亦曰大富貴丁大全享之大憂患留與陛下為大全游説者必告陛下曰大全之時州縣未多殘破也殊不知此敵則誰致之哉屯者大全之所遺患也二相則經綸其屯者也柳臣嘗求經綸之道於屯卦而得其説顧未有獻焉初九一爻為動之主屯之經綸君子也其爻辭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聖人釋之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三者經綸之要道也也難之時未有攸濟故盤桓而不速進但所利者在

居正在建侯在以貴下賤耳居正者順公理而無私邪也建侯者聚衆賢以自輔助也以貴下賤者屈己求謀而廣忠益也咼之相也權倖請謁内降差除一切格止黄彦節之移竹裁徹罪也責軍令而禁止之馮益之買鵪鴿曖昧也亦予外祠而疎遠之陛下今能聽大臣如此否乎此居正之道也吕本中張九成潘良貴魏矼胡寅范冲朱震之諸賢萃本朝韓世忠岳飛吴玠吴璘王彦之諸將布襄淮荆蜀陛下今有人才將帥如此否乎

此建侯之道也天子罪已而求言宰相謙冲而待士詔近臣編類奏疏擇而行之陛下今亦求言矣曾有見之施行者否乎此以貴下賤之道也是三者高宗皇帝之所以亨屯也高宗皇帝之時豈不尤難於今日哉而能有為若此則亦當時有肯為之人無難為之事耳今如曰不可為使陛下當高宗之世將不固邊圉而捍敵騎乎遐荒朔漠之人蕩然窺闖内地如升虚邑纔十數哨騎入境千萬人皆望風而潰曾無發一矢與之抗者臣

甚為中國羞也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冒犯天顏罪當萬死然臣枌榆已失今而後以罪去已不如前者在上饒驛奏封事時尚有可歸之路矣觸罥鑊斧鉞而死乃其甘心臣無所逃罪臣某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雪坡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雪坡集卷三

宋 姚勉 撰

封事

擬上封事庚申三月

三月吉日承事郎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臣姚某謹昧死百拜裁書獻于皇帝陛下臣聞祖宗朝許館職非時言事仍許銀臺進入與臺諫等祖宗之所以

優異館職者何也儲材於館閣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然而不當言而言謂之躁當言而不言謂之隱必其事關國體人不能言然後館閣之臣抗章極論胡銓之竄范如圭留之朱熹之劾葉適辨之曾覿龍大淵之恣王十朋論之是皆得其言而後言也臣於先正諸賢無能為役然亦待罪中秘不敢緘默取容是以供職翌朝亟言時事令則事有大此繫國安危隱而不言臣實不敢臣伏見初十日聖旨以太學博士臣徐庚金等去國委

司業何夢然勉留謂方今多事毋徒紛紛為中外盜賊之所窺伺姑惟體國臣伏覩至此涕泗交零方當陛下更化用賢之時豈容有學官盡去之事衆聽惶惑群心驚疑載在史編貽譏萬世此非細故小變也陛下委長官留之固足以見體群臣之意然庚金等之所以去又豈無其故乎得非以近日所上兩書未見施行不得其言而去乎臣聞庚金等所上之書乞斬丁大全董宋臣五人以謝天下其意雖是其言則似過於躁也陛下未

見施行蓋必有待庚金等即相攜而去其事亦未免過於激也然其心則實本於忠愛覩天下大勢之危急故心痛不及緩聲耳其辭雖未必可盡行聖心獨不可為之裁度酌其當權其宜而行之乎陛下而惠從諸臣之言酌其當權其宜而行之則有好善忘勢之賢有從諫改過之美天下之人必謂陛下屈萬乘之尊而伸庶僚之賤克一已之私而從衆論之公羣憤泄舒士氣興起敵國可禦外患可消當時稱明而萬世誦聖也陛下而

不從諸臣之言忌醫護疾反謂以彙而征吉者為植黨謂出晝而庶王之改者為要君具文而留實聽其去天下之人必謂陛下忍於空學官而不忍於去貂璫忍於去善類而不忍於去姦相上滓聖德為累不輕下失人心為害不細雖欲中外盜賊之不窺伺不可得也陛下即位以來凡皆見矣獨未有學官群然去國之事耳學校師儒所以教育天下之士一朝盡去此何等氣象哉先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

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陛下端拱九重抑嘗思天下之勢何以至於今日乎臣跧伏草茅日夜念天下事察此熟矣陛下端平甲午淳祐甲辰去姦任賢天下駸駸有向治之勢也把握而堅凝之其勢豈趨於下哉其失在於把握凝定之不堅耳然猶驟仆旋起纔傾即扶未至如後來之甚也故臣子之去者復歸人心之離者復合有如丁未之歲臣徐霖疏攻趙與蕙葉大有言不行而去陛下疊遣朝臣而留之然不去與蕙大有而霖竟去

霖雖去而與蒠大有陛下亦終去之也是以五六年霖
復以召還而大有之陷害忠良與蒠之掊斂民怨其禍
亦旋息獨以與蒠之去稍緩言者不已雖在京泮亦皆
紛紜至辛亥而遂有京泮逐客之變朝廷以草茅之士
視之甚輕無復有慰留之舉故其後遊士間有北附南
趨之禍又至壬子臣蔡抗與太學諸生共攻余晦言不
行而皆去朝廷亦再遣朝臣留抗留太學諸生抗雖竟
去而晦亦不旋踵而罷也故次年抗復以召還而晦之

貪虐百姓亦不深被其害獨以晦之去不出於真朝廷尚以為材癸丑又起之帥蜀故其後有全蜀陷没之禍以此見陛下從人言而勇於去邪則天下之勢轉而如此咈人言而疑於去邪則天下之勢激而如彼也然是時公論時明未至盡蔽陰長陽消之會泰往否來之交則在乙卯洪天錫之一去耳天錫疏攻二閹言不見信翩然竟去亦不復留自此北衙之勢始盛於中朝宦官之名方播於天下陛下未嘗有好遊幸之失也而人則

曰宋臣誤陛下以修飾湖山營繕靡麗矣陛下未嘗有殉貨利之慾也而人則曰宋臣導陛下以講價西園賣官鬻職矣陛下未嘗有奪民生業之過也而人則曰宋臣誘陛下置御前莊及御前房廊矣甚至引丁大全為相則曰宋臣聚丁大全之黨則曰宋臣援方大猷躐貴則曰宋臣與丁大全蔽蒙邊事則曰宋臣不知宋臣實如此否也而天下之議如出一口則以洪天錫一斥不復而致此耳一天錫之去未害也自此姦壬竊政憸黨

如林臺臣不敢糾繩給舍不敢封撳侍從不敢論思班行不敢輪對言路壅塞媕娿成風屏斥諸生誣衊善類在者不敢言言者不敢去又有人臣敢輕於去國重加竄削以為人臣不忠之戒雖以臺諫遭黜左遷亦皆忍辱包羞靦面目而坐朝著禮義廉恥之四維盡皆縻壞元氣既耗外邪遂侵致有勁敵透漏而不知之禍此蓋言路壅塞之致也夫曩者京學逐客之時即後來太學屏士之漸也曩者太學諸生空學而去之時即今日學

官空學而去之漸也不銷其萌勢遂至此陛下安可聽其勢之愈趨愈下乎去年陛下改紀更絃悔過罪已拳拳乎任用非人左右蔽蒙之戒復開言路旁達下情天下方有極而將返之勢挽回不力後將若何臣謂陛下今日方當召回首言二闒者以明陛下本無庇宋臣之意收拭諸賢以明丁大全誣忠良之非已召而未至者趣之使來肥遯而未召者加之亟召以繫人望以重兵端庶幾可以回天下之勢豈有諸賢猶未至國而六七

學官乃忍使之去國乎學官為國排姦言不行則已去朝臣必有留學官者言不行則又去學校諸生失其師儒亦將叩閽請留言不行則又去在朝失直言鯁論之士空國無章甫縫掖之流得不盡失天下士大夫之心乎是驅天下士大夫而去之也既失天下士大夫之心必失天下之人心是驅天下之人而盡去之也而可乎學官所乞誅五人其四前此已略施行猶可勿議宋臣招致人言如此猶未有毫髮之罰陛下又何愛一家奴

而不以慰天下之人心哉為宋臣者亦當思所以自全也漢之曹節王甫其權盛矣他日東都宦者之禍非曹節王甫遺之乎唐之仇士良魚朝恩其鋒熾矣後來唐末宦者之禍非士良朝恩遺之乎然則庇而護之者適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朝張浚在督府上疏乞斬馮益趙鼎謂其罪雖曖昧未明不可不置之疎遠遂與外祠外祠雖不如内省之樂也而馮益則無康履之事矣孝宗朝甘昪亦竊弄威福厥後孝宗出昪湖州居住湖州

固不如錢塘之美也而甘昇則無童貫之誅矣然則疏而斥之者正所以保全之也陛下聖明決不效漢唐庸主之所為以留為後世之禍高孝兩朝家法具在陛下必能舉而行之也當此大勢危急之時陛下而能為逐姦遠佞之事易於反掌不難於拔山則學官之去者可還人心之疑者遂釋輿論稱快和氣致祥上天必悔禍敵人必墮膽天下之勢亂可轉而治危可轉而安矣此萬年無疆之休也亦萬世無窮之聞也惟陛下亟圖之

不備臣昧死百拜

時三月十一日也學官去館中有書援之通進司弗受復自草此書欲明日伏闕而十一日晚已有逐董之命遂不果上

雪坡集卷三

雪坡集卷四

宋 姚勉 撰

奏劄

庚申輪對八月十一日上殿

第一劄玉音問答附

初入奏云臣疎謬無庸學未聞道癸丑蒙陛下親擢冠之多士之首臣感激知遇每思捐軀以報陛下丙

辰蒙陛下以正字收召是時姦臣丁大全竊政臣見其欺君罔上不願與之比肩事主用不敢前去年又蒙陛下以校書郎賜召臣自叨忝以來未曾有一日實歷故不敢當乞仍舊班又蒙陛下矜從所欲曾未三月陛下又俾臣待罪校書郎臣累辭不獲六月十六日供職至十八日又蒙陛下除臣兼太子舍人臣受恩愈深義當効報用不敢辭兹當班對獲望清光可謂千一之遇臣有管見劄子二件冒昧聞奏乞賜

采覽玉音可之臣乃進讀

臣昨蒙聖恩親擢賜第中值姦貪欺蔽不忍附和詭隨退處山林未報毫髮近叨收召曾未幾時陛下茂建儲宮妙選天下之端士為之輔翼臣以踈謭亦厠末僚又越故常俾陪講誦臣雖弗稱義不敢辭欲答殊知顧忠職分

臣奏云故事舍人但掌文翰蒙陛下特俾與講臣固弗敢當但臣謂効忠於陛下之子即所以効忠於陛

下故不敢固辭玉音曰素知卿忠

茲當班對亦安敢出位而言願以臣之職對臣伏見皇

太子天姿髙明德性仁厚好學善問謙恭受言臣每欽

嘆陛下真有為天下得人之仁皇太子真可主宗廟社

稷之祭盡善盡美何以加茲

玉音曰太子頗聰明可敎臣奏云臣素不能佞但見

皇太子實天縱聰明且又好學玉音曰尚賴卿等悉

心輔導臣奏云敢不盡心臣又奏自古人君多以建

儲為諱間有能建儲者又多昧於知子陛下上法仁宗高宗既有與子之盛德又有知子之至明此行建立東宮可謂上符天心下合人志陛下作得此一事不差玉音曰卿等可為朕教之

陛下近又命皇太子侍立昕朝參決庶務宰相執政為之師傅賓客日示以事而習之陛下之於教廸蓋無所不用其至矣雖然盍亦知所先務焉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訓詁章句經生學士之學也修齊治平

帝王之學也

玉音曰極是

其要在於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此皇太子今日之急先務也格物者窮理之謂也

臣奏云陛下此理洞貫胸中臣不必贅陳在皇太子則格物致知乃第一事能致知則知人之邪正識事之是非然後能用其正去其邪格其非存其是意方能誠心方能正自此天下可有治而無亂臣日侍東宮

專為皇太子講明致知一件分別人心道心要於念頭動處看是人欲是天理若善念起則是天理是道心當存之若惡念起則是人欲是人心當克之玉音

曰正要卿如此

隨事以觀理然後能即理以應事天下之事衆矣其大綱領則莫若用人聽言

臣奏云事事皆當窮理但帝王之學用人聽言是大綱領玉音曰極是

說雖若迂事則甚切臣癸丑大廷奉對丙辰驛遞上書皆以斯二者為陛下告

臣奏云臣癸丑廷對獻二策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賢奬直言以作天下之氣丙辰趨召至上饒驛奏封事託丞相程元鳳繳奏亦只云願陛下保持用人聽言之初意臣今亦只是此說不敢有二心玉音曰是臣之愚戇無有二心令者備數宮僚所以告陛下之子者即前日之告陛下者也陛下所以敎皇太子者在乎

日固甚嚴皇太子侍立叅決之時所以觀法於陛下者在今日為尤切臣願陛下致謹於斯二者而敎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陛下固決無此失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必事事皆以正而後可謂之罔缺也

臣奏云陛下今日委任賢相言路廣開羣才漸聚固無用人聽言之失但臣願陛下益謹之重之故臣引書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蓋事事皆正而後可謂之罔缺也玉音曰極是

比者左庶子臣𤦡嘗為皇太子講司馬光論知伯才勝德一章切切乎君子小人之辨皇太子曰嘗觀國史中奏議每論君子小人二者真未易辨何以能辨

玉音曰能有此問

臣𤦡遂以嚴者易踈愛者易親之說反復陳之皇太子極然其說臣以是見皇太子欲致知於用人也

臣奏云左庶子乃吏部侍郎臣王𤦡每與皇太子講說必極言正論皇太子必樂聽之天顏甚喜

皇太子又嘗問臣曰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如之何而為瞑眩之藥臣謹對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逆耳之言苦口之藥也然而每難於聽當如伊尹所謂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然後能聽之皇太子亦然其說臣以是見皇太子欲致知於聽言也

臣奏云臣恐與皇太子言者只是順不敢拂故欲皇太子致察於順與拂之間玉音曰是庶他日能從諫

臣願陛下於其侍立之間參決之際敎之以敬大臣體羣臣之事敎之以內君子外小人之宜敎之以左右罔匪正人敎之以姻婭則無膴仕一賞而千萬人勸毋使一之有未足勸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毋使一之有未能服也正人得以指邪人為邪邪人不得以指正人為邪使無復有姦臣敢倡朋黨之說以空國之君子蹷國之元氣則皇太子用人之知至矣

王音曰此都要太子曉得臣奏云所謂使無復有姦

臣敢倡朋黨之說者今日雖無此議論但臣謂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若再有如丁大全者出則不可玉音曰極是

敎之以祖宗不罪言者之家法敎之以祖宗置籍記言之舊規

臣奏云上一事是仁宗聖訓有云朕未嘗以直言罪人下一事是趙門為臺諫高宗置籍記其言事一月之間言四十事已施行者三十六事祖宗時言者肯

於言祖宗樂於聽如此玉音曰有此事

教之以舍已從人教之以改過不吝人臣固不當以訐而為直其有直而非訐者不可例以訐罪之也人臣固不當揚君之過以為已名其有為君諫而忠則姑聽其自為諫而過也

臣奏云論語有曰惡訐以為直者臣見有一種好名士大夫專以訐為名又喜自矜其言殊不知已欲為龍逢比干則置君於何地桀紂其君孰若堯舜其君

玉音曰是此魏徵所以願為良臣

兼聽以為明不偏信以生闇達聰明目使無復有姦臣

再立誹謗之禁以箝天下之口貽天下之禍則皇太子

聽言之知至矣

臣奏云此亦是指丁大全方其壅塞言路之時若能

使人無異議然北敵之來非陛下聖明則蒙蔽而不

得知矣玉音曰是

此蓋陛下優為之事也前者姦相横闔表裏肆欺天日

似為之蒙蔽陛下一旦天造神斷如仁宗之竄丁謂孝宗之除甘昇片紙斥去曾無留難克己工夫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此皆皇太子之所當則效也

臣奏云陛下前此固不曾縱其姦聽其横但天下人不能無疑以為陛下之私臣今日待罪班底見陛下行此二事臣不勝欽歎以為此乃陛下克己工夫處

臣日者侍講東宫皇太子嘗問如何是克己復禮為仁臣嘗舉陛下此二事即是克己蓋臣謂以古來事

告皇太子遠而難知不若舉目前之事庶皇太子深

信玉音曰正要卿如此

繼自今皇太子學問思辨極所知而篤於行宗社無疆

之福皆陛下遺之矣漢唐以來君不知道間有用人聽

言之美尚收小康僅治之功然而非出真知但是暗合

故聽言亦多勉强用人未免混淆有初鮮終莫克純一

不知道者固如是也得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尚孔孟周

程朱張之學千載獨陛下耳

臣奏云漢唐以來人君之賢者但是尚藝文詞章所謂知道者只是佛老之道臣每拜讀御製皆深造四書閫奥故臣謂千載以來獨陛下是知道之君玉音曰何足當此

陛下以是道傳之子使由格物致知之要得誠意正心之方自修身齊家而推以至於國治天下平之效斯世斯民實被吾道之福天下後世謂知道之君果能以道致天下之治而道非無用之物先聖賢之經傳不為空

言吾道幸甚為萬世規是在陛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臣奏云自古時君皆以道為無用之物故少尊信故

臣願陛下以道致天下之治更傳之聖子是又開萬

世之治庶天下後世以為道實有用聖賢不是空言

皆陛下主張斯道之賜臣不勝大願再三蒙玉音稱

奬云卿言極當

第二劄 玉音問答附

臣將讀第二劄奏云臣第一劄乃萬世之事此劄乞

催監司郡守赴任乃今日急務亦一時之事玉音可之遂讀奏

臣區區本職既言於前矣當世急務敢僭嗣陳姦貪啓戎勁敵侵軼賴陛下神聖相臣忠略迄奏膚公元祐相光遼人已戒生事

玉音曰是戒邊吏不得生事

紹興用毋擻敵不敢渡江矣

臣奏云高宗時金敵亦曾渡江其時趙毋主有進典

退之議遂獲捷敵既去大作措置㫖曰今年以檄呼

敵渡江亦不敢來今陛下任用賢相經武緯文亦決

無去年透渡之事玉音曰正要經理

然天下不多智者秋風在候創殘州縣人情岌岌常若

敵之再來寇盜假哨以駭民居人束擔而虞禍

臣奏云今經兵去處盜賊每假為敵哨以駭百姓臣

鄉里一帶多如此近聞南方諸蠻亦然只為牧守更

易不常無人鎮服所以如此玉音曰果是近來更易

不常

傷弓驚餌理固宜然探本索原亦豈無自良由所在牧守更易不常鎮定危疑罔有任責人心無主是以未安夫監司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封建不能古矣就郡縣之法而求治舍牧守將奚先使諸路皆賢監司則守必良諸州皆賢太守則令必不謬布滿天下莫不得人自可舉天下而皆治其要在精擇之於先久任之於後耳不精擇則徒久不久任則徒精漢宣帝刺史守相

輙親見問擇之精也璽書勉勵增秩賜金任之久也政致中興其本由此厥今一年之間京師三易尹矣會稽再易帥矣

臣歷數其故王音曰皆是

此猶安地也江西湖南廣右經敵之所詎可以尋常視之江西半歲六易漕臣湖南廣西洊易帥閫

臣奏云江西漕臣初是趙汝暨次李介叔次印應飛次李遇龍次杜庶今方是陳夢斗湖南帥先是向士

壁次李遇龍廣西先是李曾伯次趙汝暨憲臣漕臣亦皆更易多未至任聖容愀然曰今人多是辭不肯去臣奏云臣子之身君父之身也雖捐軀亦不可辭臣近在東宮與皇太子講禮記至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臣為皇太子言如去年敵在江上正四郊多壘之時若古人處此則以敵侵入境為自己之辱爭驅除之必欲洗雪其恥今時士大夫不肯以為辱但要謀身為避難計臣實不曉今之士大夫是如何王

音曰是

臣州小壘闕守且三興國臨江撫信衡永桂陽武岡等郡易守皆再方當還定安集之急是豈疲勞迎送之時前者展布不能後者遷延未至江西則今僅一帥湖南則帥尚攝官監司郡守除授方新之人大抵皆未至也按圖則皆已有人考實則率多虛席寸陰當惜其可緩乎臣觀近日指揮趣湖南憲臣限一日起發臣謂不特湖南憲臣凡天下皆當如此

臣奏云江西令但帥臣陸景思到任陳均為憲臣王
似為常平使者陳夢斗為轉運皆未到任湖南闕李
遇龍未出蜀猶是朱應元以提刑權安撫司公事臣
恐安撫司公事非提點刑獄者所可攝近日指揮趣
黄夢桂限一日之任極是但天下監司皆當如此玉
音曰是
改鎮易擇代難寧前劣而後優毋倡絶而和寡寧用心
力有餘之士毋任精神向瞶之人必如近日維揚帥臣

方能遠過所代臣不知天下皆能如此否也

臣奏云後之人勝前之人則易之是如不及則徒然易之如以李庭芝代杜庶此方是後勝於前如李庭芝臣謂久當使之帥維揚但是相臣以分道用人不欲用私客故止用元老趙葵迨葵不肯去朝廷方用庭芝之維揚一火之餘豈可久無帥臣此已是遲但幸已到玉音甚以為然

為國辦事之臣要無拘以文法假之歲月責以功程勿

一簣而虧其功勿中道而掣其肘臣觀大臣初至之日嘗有奏請欲嚴於命帥而久其任臣謂不特帥臣凡監司守令皆當如此也

玉音曰是曾有此奏

昔仁祖皇帝臨御歲久天下乂安用郭元為轉運至十有三年而守令清白不擾實惠及民令監司保薦再任家法可舉而行也

玉音曰仁祖此事真可行

陛下久於道而天下化人臣久於官而實政修治效庶其見矣願陛下與大臣力行之併取進止

貼黄

臣奏云此一段言去年諸處軍無紀律事

臣聞用兵行師所以救天下之民豈可不利禦寇而利為寇去年漢鄂諸將屬大臣統隸者固皆整然有紀至於朝廷調遣趨江湖者臣但見左金吾一軍秋毫不犯耳

玉音曰是

其餘所至貪暴掠子女攘貨寶甚於敵也道路之間邸舍狼籍生意蕭然幸不遭敵禍者乃遭兵禍豈不重失

陛下之人心哉

臣奏云臣來時所親見逆旅無人籬壁傾倒問之則曰若於過軍朝廷遣軍所以禦敵所以救民今乃為

民之害豈不大失人心聖容慼頻久之

臣州瑞陽積峙頗厚銅鏹累數十鉅萬倉米亦可三十

萬敵無所用也

臣奏云江鄉論萬與京浙不同京浙是言舊會江鄉是言銅錢臣州之苗計八萬石丁大全横歛和糴十四萬石又舊米及累年和糴總領所末取去者共有三十許萬石臣去年勸守臣以此築城郭臣教習民兵守之臣是時雖未蒙陛下収召然念在鄉亦是報答陛下真肯以身扞敵後為人所沮臣不得遂其心正月三日方趨召纔兩旬而敵已至使臣策獲行未

必如此玉音曰知得

小校吳思忠江東西宣閫本遣之戍豫章沒口聞敵已去瑞乃不禀宣閫之命提兵往來自謂敵退之後例有檢拾盜倉廪府庫之錢粟發城市富民之窖藏連艘捆載而去李虎繼至攝郡又盡其所未盡者而席卷之毫孔靡有遺者遂使瑞陽無力可以修復合舉城築為之孔艱今攝郡之將雖竄南荒所得既充未失為富而作俑之偏校猶有漏網者朝廷不知也

臣奏云臣初亦不欲顯斥其人然念事君勿欺不敢

不直言其事玉音曰須要施行

臣願陛下自本出師戒飭將臣必用軍律太祖皇帝聖

訓有曰苟犯吾法惟有劔耳願陛下馭軍以太祖之訓

行之併乞睿照

讀畢再奏云臣冒竭狂瞽儻有一得之愚可采乞賜

留中仍乞降付三省樞密院玉音可之臣又奏云臣

言無可采伏蒙玉音曲賜奬諭雖仰見陛下以虛受

人從諫如流之美然臣無以當之臣職卑不敢殿上

謝恩容臣拜下遂下殿再拜曲謝而退

雪坡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坡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曹夢齡

謄録貢生臣李玉瓚

雪坡集卷五

宋 姚勉 撰

表

賜第謝表 癸丑

伏以相上帝而作之君實兼師教有天下而選於衆在得仁賢方獲望於清光遽寵承於異數叨榮過分報德無涯中謝恭以堯舜親賢惟求實用漢唐取士始尚虛

文利禄競趨風俗愈薄欲聿新乎聖化必首正於人心
臣等識不通今志惟好古毋曲學以阿世蓋出真忱以
直言而取人幸逢盛際求才棫樸垂問芻蕘咸造大廷
對揚休命修道謂教願立中庸之經明德新民當知大
學之本庶各安於趨向皆可副於選掄冒陳狂瞽之言
簡在高明之聽誤膺親擢未協僉謀兹蓋恭遇皇帝陛
下仁洽道豐行高恩厚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黨無偏
皇建其極爰究心於選舉詳為法以搜羅遂使謬庸亦

蒙甄拔臣等誓操素節仰答洪私懷仁義以事其君敢昧平生之志有謀猷則吉於內願輸他日之忠

賜聞喜宴謝表

伏以恩叨賜第仰承晉日之清光禮寓肆筵載舉需雲之盛宴輝生觴豆喜動簪裳中謝竊以極榮者九陛之龍光殊遇者一時之燕衎野食苹而取義益施諸羣臣嘉賓露在草以興歌獨言夫君子令德敢謂儒科之始進亦蒙帝渥之下霑臣等文乏咀華學勤味道天涵地

育久漸豐芑之仁霧溺雲蒸廼與鎬京之飲饋陳八簋酒拜三行歌且舞以有儀燕以敖而是則凡而飽德均此陶和玆葢恭遇皇帝陛下酌道之源求士如渴商惟醇之善政官不及私周既醉之太平人皆有行推至忱而與共俾嘉惠之恭承秩若無譁翕然胥樂臣等志存氷櫱願匪膏粱飲之得盡其心肯狥醙醨之俗食焉不怠其事誓逃餐素之譏

賜御製詩謝表

伏以君賜之食式均飬養之恩帝勸以歌庸示責成之化儒科增重士類知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聖筆成書王言作命堯章煥乎其有德運乃文周道粲然復興功列于雅天頒一札風厲四方臣等欽睹昭回祗承訓廸作誦雖慚於吉甫美在任賢載賡竊效於臯陶謹毋曠事

賜謝花表

伏以恩霑露草萃生意於羣芳香動天葩散陽春於萬

宇寵光所被枯卉皆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中庸素根道德為麗廣開衆正爰攬其英博采直言以華吾國特頒異貺昭示至榮臣等志慕垂髫學思就實狐忠報主敢求桃李之門潔操厲躬願在蕙蘭之畹

賜氷謝表

伏以湛露需恩式綏宴衎頒氷示寵祗服光榮當暑之隆不寒而栗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淵衷水止静鑒天昭臨政萬機凛如履薄謹微一念深戒坤凝載分玉井之

珍增耀瓊林之集臣等敢不忠清秉節精白承休覘見陰消仰賛去邪之決天寒地淨願為固圉之圖

東宫受冊賀皇帝表 庚申

伏以天付有家式重承祧之寄王命作冊丕昭啓後之謀寶歴無疆瑶圖有慶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堯中舜一文顯武承身度準繩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天常筆舌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將肇舉於明禋爰載崇於冢嗣上公授命百執在廷衮冕黻珽之度昭柷敔笙鏞之樂

備於粲國家之盛典永綿宗社之丕基臣等忝列宮僚幸逢邦慶禆日就月將之德自媿罔功作星輝海潤之歌願言歸美

謝皇帝賜馬表 許乘騎入東宮講讀

伏以揣分僥覦濫厠露門之講蒙恩赫奕遽頒天廏之良得所未當感而益懼中謝竊以過闕則下庸見尊君之心俟駕而行亦豈爲臣之禮獨以說經於儲館遂令給傳於禁途策玆騏驥之材媿矣駑駘之質玆蓋恭遇

皇帝陛下飛龍上治通駿有聲馳騖乎仁義之途游觀於道德之域尊禮經士啓廸後人盡忠嘉之羣心將之帛篚知勤勞於臣下酌以金罍憫兹出入之微勤假以超驤之上駟臣敢不竭其忠力範我馳驅躡彼遐蹤必陋漢唐之陳蹟導夫先路願趨堯舜之通衢

沂邸賀皇帝肅清江上表庚申燕宫教時作

中國猶太陽犯順豈容於庶類仁兵若時雨奏功大慰於羣黎王心載寧天下底定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廟謨

雄斷神武聖文昌歷開天等藝祖造邦之日輿圖拓地
紹高宗復古之勲屬者北人啓玆邊隙生靈塗炭中外
淵氷罪已之詔一頒悔慼之天隨格及相同德與神為
謀王命于宣虎告成而式辟皇者其武度董師而集功
智勇協心將士用命三軍夾擊萬旅俱殲昔苻堅剱于
淮淝佛狸殞于瓜步皆天險之未越亦事機之幸乘未
有安内夏於幾危挫北軍於已渡茂建丕烈前無古人
江海一清盡復四民之業乾坤再造永垂萬世之基宜

廟宜郊可歌可頌臣某義均休戚慶倍等倫舜舞兩階

已喜班師兩振旅武有七徳尚期保大以定功

沂邸賀皇帝東宫正位表

千歳皆安立嗣必子四方繼照麗正重明宗社尊隆臣民悦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傳心堯舜娩徳殷周寧王遺大寶龜昭嗣無疆之服孫謀以翼子燕式觀適駿之聲契惟天惟祖之初心舉有國有家之曠典丕釐景命敷遺後人臣忝列宗支喜培國本安磐石壽旗翼祝天

子之萬年隆岱嶽深河源慶皇基之億載

沂邸賀皇帝太子入宮表

伏審茂建青闈密依紫禁端聖人之南面昭此大明位元子於東宮于以自副室家胥慶廟社有歸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恭已操功宅尊麗正土階三尺昭令德以示子孫世室九筵有成命而祀天地聿嚴主鬯爰重立儲載肅鞏飛以安鶴駕爰居爰處來燕來寧臣屬任宗藩喜深厦賀虎闈尚𦥑知内先九族之親龍樓問安願上

祝萬年之壽

皇太子侍立參決謝皇帝表 庚申兼太子舍人時作

問安清禁方嚴子職之恪共立侍紫宸乃獲政機之觀決得於目擊授以心傳揣分未堪蒙恩過厚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以聲為律其動應規昭其度昭其文示之令德丕哉謨丕哉烈佑我後人肅然身教之儀刑見于家法之純懿若稽嘉祐先宗祀以建儲上則天禧命宰臣而習事不以臣為幼侗而俾之繼紹不以臣為愚陋而

誨之經綸拱親黼扆之日朝聳觀神斷之天造若明發
蔀可學知方臣有獲多聞祇承允若視乃無時豫怠師
而不敢有加晉王治之懦庸夫何足效曾孫誦之道德
所願庶幾

皇太子謝皇帝令百官詣東宫表

鴻冊誕敷仰拜君親之茂眷鵷班移賀懼非臣子之敢
當揣分僭踰拊躬惕厲中謝竊謂以儀辨等初無二上
之尊事主比肩敢辱百僚之見獨以宗祧之至重特令

品級之少殊外似聳於觀瞻中實深於戰栗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接千載統垂萬世基以得人之謂仁念立嗣之必予昭德而示有則以貽堯歷試而考言既云乃可禹固辭而稽首必曰汝諧肇建青宮俾承紫極茲舉正名之典又隆納誨之文臣敢不自牧以謙懋躋于敬見公少如保傅之禮寧有怠驕以英俊為師友之交決無私昵庶克堪於付託期不忝於繼承

皇太子辭皇帝賜扇表

伏蒙聖慈賜臣紈扇四把者龍光赫奕特頒列侍之儀雉尾森嚴頗近至尊之御未容僭受決不敢當欲望聖慈特賜蠲免

雪坡集卷五

雪坡集卷六

宋 姚勉 撰

牋

宫僚賀皇后册太子牋 庚申兼舍人時作

寶圖光啓由關雎王化之基玉册誕揚重燕翼孫謀之命慶流宫壼福在宗祧 中賀 恭惟皇后殿下坤體順承家人正吉塗山聖德宜乎繼禹道之能賢太姒徽音所

以有武王之為子贊成睿斷允出母儀永為萬世之規茂介兩宮之祉臣等備員儲寀拭目景光實為千一之逢曾蔑萬分之助器歸長子已紓漆室之懷壽祝聖人願效華封之請

宮僚賀皇太子受冊牋

天子當陽肇舉建儲之禮王言作命聿嚴奉冊之儀神悅人和禮明樂備宗祊有慶中外屬心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粹質金相淵姿玉裕主器莫若長子有宗廟

邑之責存遺寳以紹天明有室堂菑播之任在顯膺瑞玉端東植圭丕煥前星拱承北極其等濫聯宫寀欣覩上儀奉琱珉而涖東宫幸際百年之曠典從青蓋而朝太室聳聆兆姓之懽聲

宫僚謝皇太子賜宴牋

星暉海潤位新正於東宫露湛陽晞恩共承於北闕以燕以衎為龍為光中謝竊以建元良者所以垂萬世之基示慈惠者所以侈一時之典置酒而侍必商山園綺

之流給膳以珍在瀛洲房杜之彦其等猥非妙選曷稱
盛儀玆蓋恭遇皇太子殿下視膳孝隆主鬯任重酌道
之源敷仁之藪傳聖上訪儒之心由義之路入禮之門
得君子招賢之正推忱樂與執饋載親不遺宫寀之微
俾與賓筵之秩某等餐和甚至醉徳惟醲樂鳴鹿之蒿
苹不知所報撤鮑魚於俎豆顧竭此忱

賀皇太子正位牋

伏審肇建儲宫於昭盛典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爰重貽

謀宗祀饗上帝於明堂聿嚴主鬯拜家有慶運祚無疆

中賀

恭惟皇太子殿下文明温恭孝友仁愛乾稱父坤稱母允為宗子之賢月重輪星重暉咸仰副君之德舜守帝堯之道一文朝王季者日三心謀大同天廸從保某猥承鳳詔入侍龍樓愧無贊道之文未稱承華之選惟君子命惟君子使誓當殫引翼之忱與正人居與正人游願益就高明之學傾心懇切拜手敷陳

除舍人供職謝皇太子牋

賢聖仁孝聞天下方新謀燕之詒左右前後皆正入有
賴朋龜之益若為膚譾誤入選掄中謝伏念某曩玷微
科末酬異渥馳心魏闕每懷漆室之倚楹厠迹石渠忽
尾商山之侍宴願忠雖切揣分無堪玆盖恭遇皇太子
殿下問道承師敬賢好士春學干秋學羽時敏厥修史
誦詩工誦箴日聞者正遂令孤陋亦厠羣賢其愧乏奇
才幸非曲學近周召之賢則善所望親仁非堯舜之道
不陳是為效報

謝皇太子賜馬牋

學務時修獲侍潛龍之邸禮隆晝接特承用馬之恩揣分未堪拊心重媿中謝竊以載驂載駟君子來朝乘壯乘黃在公載燕畀之五良者見其好善予之四牡者所以褒功若為一介之微得御六閑之駿玆蓋恭遇皇太子殿下珠庭質粹金輅望新以駿馬不獻東宫為賢以龍樓不絶馳道為孝前明師後勸講樂豈銜橛之間趨肆夏步采齊行有鸞和之節念玆駑蹇乘以駃騠其敢

不恭侍勒羈欽承鞭策述德車樂御之理講帝騄王馳之方命彼載之道敢辭於云遠溥言駉者思顧一於無邪

沂邸賀皇后立太子牋庚申兼宫教時作

坤道資生為天下母震宫主鬯乃聖人男九廟奠安三靈闓懌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塗山興姒簡狄生商行國家之慶源贊宗社之大計若昔昭陵建嫡式由光獻之功高廟定儲允出憲聖之助承天與子視古有光臣忝

列近藩獲覩盛典龍樓致孝益隆保護之恩燕翼貽謀丕享延洪之福

沂邸賀皇太子受冊牋

前星正位震器有歸暈日開祥離明繼照一人有慶萬國同驩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徽柔懿恭温良寛裕謳歌曰吾君之子亦既有年賢聖繫天下之心久孚衆望肇正儲位益隆我邦某忝屬宗藩喜聞典冊萬年受天之祜在致孝忱三代有道之長願親端士

沂邸賀皇后太子入宫牋

坤宫主静在母不煩甲觀儲功翼子以燕三宫忻慶九廟安寧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齊體紫宸儷尊皇極椒塗壼壁式開宜衆之祥花繞禁庭昭受問安之禮立承華於近闕名繼照以為堂某忝列宗藩實深慶賀親闈密勿龍樓嚴日致之忱子職恪共鳳輦上天齊之壽

沂邸賀皇太子入宫牋

肇建春坊聿新甲觀洊雷為震位爰正於在東前星近

心辰載瞻於拱北神人交慶朝野同穌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處已温恭傳家忠厚學益躋於聖閫孝恪奉於親闈體元將以長人仁為安宅朝日以明有敬禮乃入門寀依紫禁之天玉闌青宫之地其鳳麟屬近燕雀情深館有弘文知已妙俊英之選苑無博望斷不聞賔客之私

雪坡集卷六